



萬世之利也或謂向者營田水利未收其效種植之產南北異宜此則未明治水之要者也夫將有所取必先有所棄故欲興水利于西北當先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蠲其常稅瀦爲陂澤而田間廣開溝洫使貫注陂渠則潦有所洩旱有所資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頃而其餘所墾之地凶歲俱可無虞是一時所蠲之數甚少而久遠之利無涯且畿甸水旱頻聞蠲免動以數十萬計是與其施蠲於被災之後歲歲無窮曷若預免於興利之先公私

永賴至去水稍遠之地其土性所宜植者自當聽之于民則地力自無不盡是治水卽以治田除害卽能興利正未可諉爲水不必治而聽其害之無所底止也如必窪下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而耕之水旣無所歸則漫溢旁流高原並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濫之害多此勢之必不行者至遠水之區亦強令種稻此前者營田之所以無功豈可懲羹而吹齋因噎以廢食哉

徐越曰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今縱不得有九年六年之蓄而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無恐乃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僅足敷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飢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民間之輸輓難前 皇上之蠲賑莫繼今無論東南之凋瘵無策以拯卽今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爲區畫亦已晚矣查漕糧原有舊額每年尙可留餘祇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澇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但

八旗丁貧而恃地以爲生地復荒矣而澇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澇則可以家給人足而澇糧得以議省澇糧一省則每歲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即可有四五百萬之積儲雖遇天時凶災河道阻塞而國家有備無患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澇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徒困而

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販糶廣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于本京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民力即可望甦于頻飢之餘也

柴潮生曰古者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七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僅當今二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積戰陣之

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坐待賑恤爲活計而已矣攷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飢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狐

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督亢卽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爲河北制置使于雄鄭霸州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諉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收四五石惟早稻以鰼立槁于是軍民始信民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卽承矩之塘樂天津十字圍卽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冊

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與河間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尙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眾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有據則水利之可興

也決矣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秔稻油油且今第為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為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不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礮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礮乎且即使沙礮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冲溢者猶愈於已乎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為損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墾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之蓄水而九

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人孰利況損者又予撥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履行屢罷此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勦滅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

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績具在公論難誣當日效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所以賢王一沒遂過而廢之

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收十石凡始事難成事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天災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掛一而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縱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

無弊之賑恤連年米價 聖懷屢厪盡停採買豈
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
然二鬴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較
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
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
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于關中明成祖遷
富家于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旣興自
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兩者水土之氣
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

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其言固
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近年
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罪已
之懷諉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
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
謂有驗之調變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
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卽
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
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

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
有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旱則資舟爲國者備斯
無患是爲隱寓之河防

程■曰三代以前所以不須轉漕東南中土不
虞乏食者非必盡溝洫之故緣其時天子與諸侯
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朝事簡設官無多而又寓
兵於農不須糧餉故菑收畿內之粟已足供王國
之需今則中外一統天下之政取裁京師官職之
衆甲兵之多千倍于昔雖起禹湯文武于今亦不

能不■東南之粟以供京師之食道固然也北方
水利始於虞文靖公至明徐氏貞明而大暢其旨
而卒不能行然尙可諉之曰上無聖明之君下無
賢達之臣故至此至我朝世宗憲皇帝以聖
神文武之姿主持於上又得怡賢親王與高安朱
文端公贊襄於下選用才俊爲屬大興直隸水利
分設四局經理三年用銀至數百萬兩開田七千
餘頃可謂千載一時大有成效矣乃自怡賢親王
薨逝後曾不數年而荒廢殆盡其故何哉且夫小

民之趨利也如水之就下雖以嚴刑峻法防之猶不能禁也苟水利之有便於民何致棄成功而不悔乃旋作旋廢毋亦天時地利土俗人情與夫牛種器具之實有未便者乎何則種稻必資雨澤東南山多春夏積陰故常多雨播種栽秧可以按節而作西北地皆平坦春夏少雨栽插難以及時苟過其時秧節已老不便一也秔稻須常得水養非如雜糧之止須土潤便能發生也東南土性堅實隨處可以開塘蓄水西北則沙土浮鬆水易滲

卽曰鑿深丈餘水亦不漏而一遇大雨四面之沙泥隨下塘易淤淺愚民以常須挑浚爲苦不便二也北方之不種秔稻已千數百年其民之心腹腎腸皆不願食稻飯亦不願種稻穀卽用南人教之而非其心之所樂則學亦不精其收必不稔彼覺勞苦數倍于雜糧而收穫反不如雜糧之多則精神易倦不便三也稻田之工作較多非如雜糧之可以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也每當耕耘收穫之時家中之父子兄弟不敷工作必須添雇而四顧

工訓錄
鄉鄰無一熟者卽用南人往助焉能處處給足而南人僑寄於斯心先猜疑其無工作時則又無以存活不便四也水田必須牛耕非如陸地之可用驢馬也北方水草不便蓄牛較難購買自南價值必貴且又不善飼養陰陽燥濕之間易致倒斃一家牛斃則人人憂慮父子怨咨妻孥愁歎反怪官司之苦以所難不便五也水田之農具多端與陸地異北方木鐵之類購買較難匠作亦不熟習卽起南匠往造而水火料物不能一一如南則遷地

弗能爲良且如水車一件乃家家必需之物但使分寸稍差卽窒礙而不合用頻頻修整工匠難求遲誤已多有悔心矣不便六也蓋水利且可緩圖而水患則不可一日不去水患去而水利乃可徐議但灌溉之利亦止宜於水泉之鄉恐不能如所云徧西北而皆可行也 若夫漳水雖清濁二源皆起于太行山而濁漳之沙泥特甚溯自皇古以至于今漳水已歷數千萬年從不築隄亦從無水患衆所共聞共見也邇來數十年間河身漸高始

有漫溢然其水四散旁出而大溜仍走中泓無沖坑刷坎之威無毀居抉地之怒且其水源不遠二三日後卽見消退被淹禾苗得受淤泥愈見芃茂卽間被沙壓水退之後便可早種二麥泥土肥美一歲有兩歲之穫故于農民無甚大苦迨嘉慶二十二年安陽吏民慮患不深始議築堤以爲可免漫溢之患而不知束縛水性使不得舒從此漳河紛紛多事無歲不報水災亦無歲不塞漫口旋築旋決訖無善策其決也大溜不走中泓有沖坑刷

坎之威有毀民居抉地畝之怒而官民之受害滋深矣是則未築隄障以前漳水漫而不決爲患猶小旣築隄障以後漳水漫而必決爲患愈大則漳隄之不宜復築也豈待繁言而後明哉去秋漳水報決往來鄴下因得詳細訪問當將漳河不宜築隄築則明歲必復潰決之故爲閣下言之後聞親往勘訪亦以爲然奏請毋庸築隄 皇上聖慮以事關兩省民瘼且漕鹽運道不可不加詳慎 欽派中堂來豫省會勘因漳水直走大名大名之民

咸所不願故仍以築復故道具奏三月而後成功夫以素由河南行走之漳一旦改由直隸直隸之民不願夫固其宜築復故道于理爲順聞今年漳水之決仍走大名築而復之豈容再議且愚非不知漳隄不築之有害也但天下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常取漳水之源流而諦思之而知其不可復築築之而勞費將無已時也何則漳水由河北厯直隸以達山東今旣潰決將止築其決口耶抑將未經漫決之處而并築之耶如止築其決口而置

決口上下于不問則水必決于不築之處是築猶不築也若并其南北兩岸而全築之則工費甚巨非一二百萬不可且河南旣築則直隸亦宜接築不築則數年之後漳水又將決于直隸矣直隸旣築則山東亦必接築不築則數年之後漳水又將決于山東矣三省皆築非數百萬金不辦旣費數百萬金以築之則必添設數廳員以守之每歲弁兵之費歲修之費搶險之費又須數十萬金從此又添一漳河工程矣且漳河亦太行山下眾水之

正訓錄
之一耳卽如直隸內若滹沱若子牙若白若趙若定若沙小河不下十餘道而皆無隄何獨于漳而必隄之哉竊謂漳河改道但得無妨于運似宜因其勢而利導之不當復築卽築恐亦不固去年之事是其明驗如曰不築則恐大名之民不願則又不然漳水之由豫由直唯其性之所便耳在官民則有彼此之分而在 國家視之均是王土均是王民但當籌計大局安有此疆彼界之殊耶
朱軾曰拒馬之南爲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寰宇

記所謂易水有三其源各出者也

直隸通志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旣賑旣貸 天子命怡賢親王以大學士臣朱軾爲輔行徧歷三輔所以爲疏濬排決計者甚備四年先之灤玉諸州邑濬流圩岸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間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皆於積潦停淤中隨方插蒔盡獲收穫於

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曰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北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涑水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安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滋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滏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海海滄州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

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效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耑責之地方官田成工訖工程工本胥令守土者遵前規而以時達之水利營田府當是時上方以和衷協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特諭賢王舉劾之故以勤於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令皆慕而思奮夫官之所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于是天心助順歲以

上言金
正龍錄
屢豐稔積積於場圃杭稻溢於市廛 上念北人
不慣食稻恐運糶不時售大賈居積則賤而傷農
於每歲秋冬發帑收糶民獲厚利向所稱汙萊沮
洳之鄉率富完安樂幽吹蜡鼓相聞可謂極一時
之盛矣八年賢王薨司局者無所稱稟令不行于
令牧又各以私意爲舉廢九年大學士臣朱軾河
道總督臣劉於義奏請遣太僕卿臣顧琮乘傳稽
覈之除距水較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
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與地平無源汲升之處取地

方官永遠可爲水田結狀著籍存戶部荒廢者
參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轄京東西
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費
秋收扣還所有舊田圍渠閘洞修治俾無壞又設
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爲民倡

沈聯芳曰直隸河道源流惟京東諸水別爲一途
其餘自覃懷以北太行恒山以東數千里之水羣
趨赴于京師之南會於直沽以入渤海昔汪應蛟
有言易水可溉金臺唐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

國滹沱可溉恒山漳水可溉鄴下近代以來薊永豐玉津霸等處營成水田並有成效使盡因其利而利之畿南不皆爲沃野乎然利之所在卽害之所伏其在 聖祖 世宗年間淀池深廣未懇之地甚多故當日怡賢親王查辦興利之處居多迨乾隆二十八九年間制府方恪敏時除害與興利參半今則惟求除害矣水非加多地非加少果能求其致病之處而力爲除之利之所興安見今不如古哉顧以今日全局大勢籌之其中極難者有

四 一永定河自建隄後新雄固霸永慶安恪惟隄內流沙易積隄埵亦屢經改築考康熙三十九年之河在今南岸之西西老隄之東雍正四年之河自五工至永清冰窖村西轉而東至王慶坨入三角淀今之南北坨隄是也乾隆十五年冰窖草壩改河則又由南隄出口循東老隄東入葉淀乾隆二十年於北岸六工二十號改下口則又開北隄放水東行今自順水壩下舊南北隄獨存而河身皆成淤地自六工下窪下俱變高原舊隄遙埵

之間無路可爲導引爲今之計惟有仍復南行故
道較爲得地蓋永定河舊由看丹口逕固安縣至
霸州入會同河今金門閘減水引河卽其故道昔
以無隄而受衝決之患今若束以長隄導之南注
籍清以刷濁水仿江南蓄清敵黃之法雖不能保
其久而不變然五六十年之間安瀾可必矣 一
青滄減河仍宜改閘也謹按捷地與濟兩減河自
怡賢親王奏請建設五洞減水石閘各一座至乾
隆二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巡幸山東舟經閘口

見運河水底水寬裕恐閘牆有所壅蔽 諭令改
閘爲壩並將龍骨海漫落低一尺有奇三十餘年
來暢流無阻仰惟 聖慮精詳固宜永遵弗替惟
是運河河底邇年日漸增淤壩口漸形低矮渾流
所過如龍骨高則泥沙澄於下而不至旁流其淤
減河也輕龍骨低則雖遇小汛而泥沙悉行灌之
汛期一過淤積至於數尺故雖有歲修而淤多費
少挑挖焉能盡淨此減河之所以日就淺窄也籌
議者總緣改壩之舉出自 聖裁未敢輕議更張

但今昔情形迥乎不同倘蒙據實陳奏仰邀 俞
允因時制宜俾青滄減河兩壩仍准改爲閘座遇
大汛則啟放洩水水弱則閉板以濟運歲修既可
節費而減河不至瀕淤實於河道生民均有裨益
再查減河歷年久遠河身淤積殆滿舊日河槽原
寬八丈今僅存三四五丈不等河底較之隄外高
有丈許今欲從隄內開挖用力難而需費大若導
從隄外行水南行則築南隄北行則築北隄就一
面現有之隄不過築隄一面其需費較省於開挖

舊河河槽旣深行水倍暢可收分洩之實濟惟以
事關改作不敢忘議存其說以俟將來 一濁水
不宜分流也治水之道合則猛分則弱惟濁水不
宜分流而或者執禹疏九河之說以爲辨論夫九
河至近海之處正資去路之速雖多疏之而不爲
病若上游則異是竊見漳水在廣平境內分流四
出頻見遷徙自歸併館陶合爲一流遂安流順軌
滹沱有完固口鐵燈竿之分支故其流不久而旋
淤今僅存臧家橋一派衡武河獻境內不聞淤塞

下至大城張家莊以下分爲正支二派今正流已
淤而支流亦淺澀豈非明驗乎雖然分流之說亦
有不可偏廢之處如子牙新河開自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親臨查閱建有減水石壩間嘗
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壩門龍骨甚高惟盛漲可以
過水並非分流以入新河也又天津紅橋一帶舊
有子牙入運故道西有隔淀疊道東建木橋數座
盛漲之時各橋均令洩水隔淀疊道工成諸橋下均宜開通此又
下游不妨分流之謂也總之入海之處不嫌多途

上游之流不宜分道是在治者之相其宜而用之
耳一河間不宜水田也直隸水田之興自宋何
承矩置斗門以引水灌田其後踵而行之者在元
則有虞集託克託在明則有徐貞明汪應蛟張國
彥顧養謙左先斗諸人我 國朝怡賢親王奏請
設立營田專官以經理其事凡畿疆可以興利之
處靡不濬流圩岸徧獲豐饒獨何以不及河間在
昔汪應蛟云瀛海當眾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
若建閘通渠可得水田數萬頃其說本于徐貞明

貞明亦本於元虞集 國朝李相國光地亦曾上
言河間宜興水田未得請而止論者謂河間其壤
墳而疏且多沙瘠圩田之法未可施用其說固當
而要其水田之可營不可營不係乎是夫圩田築
隄皆煩人力農之惰者雖置之荆揚宜稻之鄉溝
洫不能以時修濬猶獲石田安能多稔如果終歲
勤動鼓舞力作何患不成沃土所慮今昔水道不
同耳河間舊爲唐河下游又有滹沱支流經其地
源流不絕可以引而灌故元明之間羣主可興水

田之說迨明季 國初唐滹之流漸弱故雖有建
議旋卽中止今二河並皆改流不由河間河間旣
無恒流藝稻自非所宜卽唐滹二河開挖深通亦
只爲西南一帶漑水宣洩之道春水無源水田無
藉非特土地有異宜實時候有異用也 一津靜
運河西岸宜設隄防也南運河兩岸均有大隄獨
西岸自獨流鎮以北至天津郡城向止有商人捐
築小埝高不過三尺自乾隆初年天津張觀察坦
熊創不可築隄之議良以運河遇盛漲正賴此無

隄之岸聽其洩入淀池免致漫溢耳桂林陳相國
宏謀爲監司時正接張觀察之手謂是爲運河天
然滾水大壩因而仍之且爲之說以宣示不可築
隄之故前哲經畫之善識遠慮周永堪師法獨是
當日之洩運入淀其時淀池深廣是以停蓄翕受
津城旣無衝突之慮運河亦免泛溢之患是當日
固必不可有隄也今淀池淤積殆滿西來之水已
難容納水漲則東漫歸運以故嘉慶六年淀水穿
運而過靜邑東隄亦被沖刷數處不惟不受淀池

容蓄之利反受淀池橫決之害自宜有以障之使
淀自淀而運自運各不相入乃可保漕艘經行之
道然亦必得添權家口減河庶運河方免漲溢且
必得修復隔淀壘道庶淀水不能東漫此數處工
程缺一不舉不能有濟也自獨流鎮至楊柳青四
十里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皆當接築大隄
此亦今昔情形不同之處也 一淀泊淤地不宜
耕種也畿輔地方平行河道縱橫入海之處惟海
河一門全賴大澤以容蓄眾流傳遞歸海計畿內

大澤有六曰大陸澤曰寧晉泊曰西淀曰東淀曰塌河淀曰七里海皆能收束眾流緩其奔突之勢實水道之關鍵眾流之綱領也川無澤不止澤無川不行二者相爲表裏講求水利者當以此爲先務矣邇者北泊爲滹沱淤塞大半漸成平陸東淀受渾河子牙之淤水廣而淺塌河淀七里海爲民佔種西淀中多淤田甚或報墾升科地方有司受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咎綦重惟是積重難反圍圩耕種之地未能悉行除去是不可不詳查

如有實在阻塞水道之處宜急爲鏟挖

孫嘉淦曰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隄是以泥流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淦與滹沱合流是爲子牙河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旣淤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南運有捷地興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水勢運河頗受其利但減河過水時有淤墊而岸

隄單薄逼近陡立致有潰決於是乎漲水漫田之患日生此則直隸積水之大端也永定南北兩岸現開六閘五引河其長安閘金門閘之引河卽係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河於凌汛改流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於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匯淤之不礙臣等議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則永定別行入海矣子牙有新舊兩道新河已淤臣等議閉焦家口仍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水得以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臣等

議於閘畱二莊開舊河之東隄使於蒲港等窪漸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亦別行入海矣兩渾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清濁有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隄多有草土以河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灣沖必上游有沙嘴臣等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然後去其草隄兼築土隄爲斜坡以免冲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害但時有淤沙隄多卑缺臣等議將淤者挑之卑者高之缺者補之

此易爲之事也南運大岸亦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其與濟減河本屬條達但河身淺狹臣等議於兩岸再築遙隄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自刷潰決可免惟捷地減河紆迴而不能暢達歲爲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境內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臣等議於安陵再建一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暢達於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如此則南

運亦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奠矣此四河之大略也至於兩淀原爲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畢匯於南北二泊又會滹沱河以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畢匯於西淀又由玉帶河以入東淀京西全局之水皆由此以達津人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間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隄爲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之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里卽與白溝河會

白溝水漲之時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一斤汪洋爲眾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查自雄縣之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有白溝河故道臣等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至於九之下皆通水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藥王行宮之南出張青口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十望河故道別派分疏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速再白溝河既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納臣

等議將中亭挑濬寬深所挑之土堆築成隄再將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壅決至苑家口疊道界於玉帶中亭兩河之間其地爲分洩暴漲要道臣等議建木橋五座使歷水通行無阻如此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東淀之廣倍於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約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臣等議將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卞家河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

并將淀池四邊多立界牌無令百姓築埂偷淤則東淀之尾閘亦暢矣此兩淀大略也務使積水入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幾決川距海濬畝澮距川之遺意焉

王原祁曰任邑之大陸澤廣袤數十里九河之水皆匯焉汪洋浩蕩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實皆兩稅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爲沼沙蔡馬澧河達活百泉聖水滏陽而澧河滏陽爲之長九河之外尙有泚沛等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

歸于大陸澧獨深且長元郭守敬所以獨議開澧河也而滏陽則自穆家口統洩大陸之水經隆平寧晉直達天津衛河以入於海自萬曆二十六年漳河決曲周縣鄭家口溢入滏陽而隆平以下地淺易淤其人又因之以爲利占爲沃土于是滏陽又決而東徙其故道猶存乃所謂古滏河也古滏塞而大陸之水因從雞爪小河以東瀉於新決之滏陽亦其勢使然也然則昔之大陸始從古滏而遠達天津繼從雞爪而近瀉滏陽澤中之水有所

來亦有所去可耕可稼財不匱而賦亦足金古滏
之故道阻塞在隆平寧晉難議疏通新滏陽亦淤
高丈餘雞爪河水反內溢故澤中之水有來無去
積而爲泊向日輸租納稅之田盡淪水底是以賦
稅無出人民離散若不請蠲水中糧額則束手待
斃民困無再甦之日矣余放棹澤中周行細訪乃
知舊圖多舛因詳加較正并繫之以說蓋禹貢之
大陸既作杜佑謂今邢趙深三州則任本屬邢知
大陸不止於任而任實其地也至所謂滏陽河者

發源河南磁州與漳水不相混也禹貢至於衡漳
之漳水有二出山西樂平少山者爲清漳出長子
縣發鳩山者爲濁漳至潞之涉縣濁漳合入清漳
經臨漳而東北入衛自萬歷中漳水決曲周入滏
陽因名小漳河及經大陸而北塞于隆平又名古
滏河金又以滏爲負蓋訛之訛矣至隆平寧晉爲
古滏河洩水之故道皆因邇年塞而不通以致任
獨受害故亦不可以不詳也

陳儀曰玉田之後湖受迤北一帶山漲之水並藍

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輸于薊運河卽
徐尙寶潞水客談所謂後湖莊疏河可田者也小
河口歲久湮塞水無所洩遂爲潞潦之區萑葦蒹
蕪其爲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巡
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畫營田宜
自茲始于是遴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玉令吳士端
曰汝其董厥成啟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
盡其略曰疏潞水河以瀉積潦建築圍隄以禦山
漲開渠設閘引納藍泉螺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

湖心凹處萑葦之所生者釋而勿墾留爲潞水之
地士端等奉以從事工竣田成比歲大熟士端以
功擢永平守割玉田豐潤二縣隸焉而在功各員
亦升賞有差然則後湖一區實營田之始基賢王
所心經而手緯以爲畿輔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
措置之妙尤在留湖心毋墾以爲潦水歸宿之所
■ 周圍築堰外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
亦難外洩留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萬全所謂舍
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失

者也五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葦草之利頗爲近湖
豪猾占奪乃丈而籍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爲圍
隄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其
工具啟其事于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薄圍不毀
于水而田以屢豐焉八年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
罷局旣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間投隙借墾荒
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葦利旣絕而修築之費無
所取給圍日以圯予泣任後有稻戶宋紹先訟言
之不勝惋恨乃徵其案于吳守吳時已擢任霸昌

道矣錄案見復卽檄縣查有山官墾之故杖而逐
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蘖之生矣縣令衛步青乃
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爲修圍費于是江生
維翰遂以當年升科爲眾人先仍外納圍租如令
此其意徒欲得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旣科糧
而又出圍租是兩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
若止報額課則圍租不登邵冊祇名私費耳勢不
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
意之所爲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圍不過虛名而十

餘頃墾熟之田已歸其乎矣此其爲狡獪路人知之衛令不之察而達于司司如其請取結冊而將轉達于部此嚴令宗嘉所以斷斷然有歸官召仰之請也其言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圍埝開洞是其專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應令該員議立官戶冊報升科仍照例輸租銀八十兩爲修圍之費收齊彙繳縣庫遇有圍埝間洞應需椿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悖從前立

法之意也是時稻戶宋紹先等衆爭認者紛紛予深惟賢王立法吳守照行之意嚴令所議尙屬存羊故排衆辭而批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放棄爲菹葦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令玉田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賦課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升報益國賦猶錙銖而圍租之歲修保地功于久遠也及一變而爲申有山之言墾已違賢王措置之苦心再變而爲江

維翰之認升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圍隄漸廢雖日督地戶以事畚鍤然而利既耑於一人勞則遺之大眾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於官召種而籍其所入額課出其中圍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停出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水之焦郡會滹沱之流

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日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停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逕保定日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日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腹臟而會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

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
全局之水無一不畢渚于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
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不尤重
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渺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
泓澄澈中港汊從橫週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
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
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于
是淀河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
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芳淀

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
乎旣失地於西北則傾注于東南而獨流一帶淀
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
南隄葢岌岌矣故曰淀病也且淀池以翁受爲功
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于上一遇伏秋
汛漲決濟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
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子牙河決而
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
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

正譜錄
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
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
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坳西漲時有遷徙
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
償原不足深爲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
而利導之多其分醜之渠以減殺之寬築陂陀之
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
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自改河以來河
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

今視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
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
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
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永定河亦自不勝其病
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
以爲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
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 世宗憲皇帝智與神
謀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
局河道病于興修水利之始卽 特降諭旨令引

渾河別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沈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皞岸迹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忙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道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涇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于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

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閘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今日之利害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王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王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

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滄陽衛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滹入溢而溢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繫也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

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鑲草壩數百丈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汜濫妄行蕩邨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旣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

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釀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寧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寧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永定之爲淀病今日已極非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使病淀者去則淀終不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于天津之河頭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臺山一

汊併入勝芳勝芳淀淤而辛張河絕臺山趙家房二汊併入臺頭張家背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浴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旣于翁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臺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溷之不亦危哉愚向有未議設堡船募役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荇開淤冢宰

顧公已採之入告矣其事一行則臺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闕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泖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挖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觜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背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畱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

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荍草菰蔣停泥壅滯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堡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緊要者在開挑勝芳舊河此河上承臺山趙家房二河之委逕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三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逕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湮塞已久遺跡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艱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

導三汊于西北分流減臺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繫淀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

襄曰修曰永定一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黃河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達於海河是以較黃河尤爲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之內人力猶有可施願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旣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

徙遂以北隄改作南隄迤北又建遙隄再淤再北則添越隄昨歲則又穿越隄而北矣是以相度便利於新開挑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徙之路向來河官只講築隄不言浚河雖 聖訓諄諄頌諸 諭旨深切著明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爲浚河艱於施功又不能見效不若築隄之有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爲利易於開銷兼以下口任其蕩漾之後遂更有所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積則河日高加隄而

河身與之俱高既不能下達則未有不旁溢者下
於上決勢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
亟講也於每歲伏秋汛過之後露出淤灘記明段
落如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能省帑
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為汛員殿最顯示以黜陟之
途俾以河平無險為陞轉之階庶廳汛不貪歲修
搶修之小利盡知隄防之難恃挑淤之有益一意
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總之治河不外
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

人特未心誠求之耳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
爭地如兩河之外所有淀泊本所以瀦水乃水退
一尺則估耕一尺之地既報陞科則呈請築埝有
司見不及遠遽為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
防護如塌河淀七里海諸處隄埝直插水中其實
原無隄埝之時水過後仍然退出而隄埝一立水
從缺口而入浸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
能仍從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而愚民無知仍
以築隄埝為愛之遂使曲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

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一一將廢隄之士普行除盡只得多開涵洞以爲出路究不能如原無隄埝之爲暢宣也又往往倡爲防禦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隨落不能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仰祈

■敕下所司於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墾陞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隄埝則凡水皆有歸宿不致壅遏爲上游之害

程■曰直隸枕山近海平原千里本禹貢冀州

之域枕山則雨水停積挾沙帶泥近海則眾水朝宗地形窪下平原廣野則河水停積消洩不速故其受水患也獨深當堯舜時洪水爲災大禹治之亦於冀州工力爲多以 國朝之近事言之雍正三年頻次大水 欽差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治之大興水利用銀數百萬兩歷五年而竣事乾隆四年又復大水直隸總督孫嘉淦治之歷兩年而竣事乾隆九年又復大水 欽差尙書劉於義會同督臣高斌治之歷四年而竣事乾隆十六年

直隸總督方觀承大修天津尾閘一次二十六七年又復大水方觀承之歷三年而竣事以上四次共用銀數百萬兩自此之後水道通利者數十年迨嘉慶六年大水後大小河道無不淤淺其時因川陝軍務未平未暇修治嗣後愈加淤積以致道光二三年大雨霽霽被水州縣多至一百餘處以通省之大勢觀之天津爲眾水出海之路若海河若塌河淀若七里海若賈家沽若陳家溝若三岔河若興濟若捷地若鉤盤若老黃河若筐兒港

若王家務各減河皆所以洩水入海猶人之有尾閘也東淀迴環數百里全省之水皆停蓄於此若楊家河若楊芬港若臺頭若勝芳若辛張河若三汊皆淀中之河道沈泓汪濊猶人之有腹囊也大清子牙永定南運北運五大川乃眾水之大宗流貫淀中猶人之有腸臟也西淀容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二十餘河之水南北二泊容納正定順德廣平三府二十餘河之水猶人之有胃垣也而其傳送之區若大港若馬道若清河門若張青口若

王帶若中亭若廬僧等河猶人之有胃膈也其上
若豬龍若九龍若府河若三岔口若新河若十字
河若新澧河若滄河吐納各支河之水流注淀泊
猶人之有咽喉也各屬之支港溝渠導引積水入
河猶人之有血脈也伏思自有直隸以來卽有此
河渠淀泊前乎此者不聞頻患水災自康熙三十
九年以後常苦水澇則永定子牙二濁河築隄之
所致也昔孫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無隄泥得
流行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芳

三角等淀皆淤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
淤淀口旣淤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
陳儀亦云永定自古無隄雖有遷徙沖齧之虞而
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賞原不足爲害自築
隄束水東流入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
一河亦自不勝其病總因濁水入淀沙散泥沉之
故此又直隸水道致病之根源也伏查永定河
築隄以來於今已百有餘年河身高出平地丈有
餘尺旣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廢隄不用雖明知

病根而無法可治亦惟見病治病多開閘壩以分其勢高築隄埝以禦其衝使不潰決爲害而已

陳宏謀曰永定河發源山西縣長千里兩面環山從直隸之保安州懷來縣由水關而入以達石景山石景山以東始有隄岸其水均係渾流擁泥挾沙橫悍異常善決善淤遷移莫定從前原無隄岸地面寬闊盧溝橋以下直至霸州由會通河入淀

海水發之年一往湍激散漫于數百里之遠深處不過尺許淺止數寸及至到淀沙已停積止餘

清流不致淤塞淀池而盧溝橋以下淀池以上一望平蕪雖不免年年過水而水過沙留次年麥收豐稔所謂一水一麥是也自築隄束水以來河身窄狹兩岸相去遠者不過二三里近則一里半里至數十丈不等以千里遠來之急湍束之于幾里之河隄不能容納動多漫溢此理勢之必然者也然初築之年河身尙低仍可以順流間有漫溢爲害未甚迨後年復一年河底漸次淤高河岸隨亦加築現在河底高於平地丈餘而隄則更高一二

丈不等儼同築牆堵水豈能免於潰決且上流開口奪溜則下流便淤是以尾閘日塞咽喉有阻卽再加高隄岸而淤沙隨隄而長水勢愈高勢如建瓴沖溢潰決隨處皆是淀池爲西南各河蓄水之區而淀池水清若將永定河之水束之入淀淀必淤積淀池多淤一尺則直省受水之咽喉卽多一尺之阻所以自雍正三年淤平勝芳淀以後各河水患年多一年數年之後淀池淤滿西南諸水無處容受則直隸水患更不可言尤可恨者永定一

帶全無泥土皆係浮沙築隄非夯硤可期堅固遇風則隄隨沙去遇水則隄與沙化是以極寬極厚之隄水到卽開沖決仍所不免此永定一河斷難築隄束水成河之情形也上年尙書顧琮奉旨察勘永定河工程曾經會同總督李衛等奏請仿照黃河遙隄之法將鷺房村南大營之下張客水口之北接築大隄至魚壩口底官修民埝爲永定河之北岸將金門閘之上堵築橫隄聯絡東岸以舊有兩隄并淤高之河形俱作爲南岸接連新改

河身共留寬十里內外相度形勢將最大村落圍于隄北設法繞過其必不能讓出之村落或墊高地基或願遷徙隄外量爲撥給房間折費等因經部議以河流遷移靡常或南或北坍長不定將來漸次改溜仍恐逼近遙隄至隄內居民不能讓出之村落墳墓田園作何安頓皆須籌畫周詳嗣蒙皇上命大學士鄂爾泰親往詳勘議以半截河以下改挖新河以順南下水性半截河以上逐段挑挖又于兩岸建滾水壩四座開引河以洩漲水

原欲使濁流均散殺其洶湧之勢免其潰決之虞逐年相機辦理冀其漸次圖成究非一勞永逸之計也謀豈敢拘執前見必以遙隄爲是但再四思維屢加籌畫奔放之流非窄狹之河所能納沙泥日積亦非疏濬之力所能通恐年復一年徒糜國帑將患日深而治益難慮及于此展轉難安莫若遠築遙隄一法之爲得也一查渾水以無隄爲上讓地爲次之皆不與水爭地也永定河業已有隄一時難言盡廢惟用賈讓策於兩岸之外遠築

遙隄相度起止北以南苑之南龐邨爲界以衛京畿南以淀河爲界以防淤淀之患地面廣闊受水不深散其勢所以少其力也力少則無沖決之虞水淺則無淹沒之患而且濁流淤地清水歸淀地淤則種麥益肥淀清則尾閘不塞不與水爭地而地之所獲可豐不築隄以束水而水之悍性可馴矣一查金門閘張容以上地勢較高村落亦甚稠密不便開壩洩水而內中或有險要處所應防其漫溢應相度險工加築月隄委令善於放淤之人

書